



集古文英卷八目錄

記類

王羲之

蘭亭記

李華

政事堂記

呂溫

號州三堂記

舒元興

問國庠記

賈至

沔州秋興亭記

韓愈

宴喜亭記

王元之

待漏院記

蘇軾

寶繪堂記

醉白堂記

超然臺記

范希文

岳陽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歐陽修

畫錦堂記

醉翁亭記

銘類

蘇軾

三槐堂銘

石介

擊蛇笏銘

碑類

盧藏用

紀信碑

皮日休

孔子廟碑

楊炯

少室山少姨廟碑

柳宗元

箕子碑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墓誌類

徐陵

司空章昭達墓誌

韓愈

柳子厚墓誌

雜著類

屈原

卜居

漁父

韓非

說難

有度

枚乘

七發

劉安

齊俗訓

精神訓

班固

奕旨

荀悅

申鑒

王符

讚學

賢難

遇利
貴忠

實貢

交際

衰制

陸機

七徵

韓愈

守戒

蘇洵

審勢

歲在壬戌易月盈旬日
刊于顧仲子圖籍之寓

集古文英卷八目錄

集古文英卷八

勾吳後學顧祖武編輯

陳泰階

錢 察同校

記類

蘭亭記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
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
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

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
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
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
得於已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
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
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
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
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
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
斯文

政事堂記

李華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
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
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
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
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

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
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
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
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
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
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
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
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
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
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

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
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戒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
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
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
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
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
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
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

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
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
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
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
幽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
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
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就曰智及
春之日衆木花圻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
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藥雪飛
沂泂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

陵僂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
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
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羽扇
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
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
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
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
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
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下帷凭軒
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

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遠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

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問國庠記

錄元與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

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
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
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
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
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
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年無儒
論故庭化爲廢地久爲宮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
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機榻有苔草没地于立其上
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
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

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
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
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
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顛故唐堯知其如
此亦先命廷臣興三禮教育子誕敷文德於天下
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
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詠至
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
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
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

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
下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
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之
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
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
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
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關
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
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
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

灑蜀禪於郊廟梟夏逆首殛路姦師拔魏世家此
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
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
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
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
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
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
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畧以喻有司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

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
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
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
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
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
未期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
在雲霄矣仰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
樓船之殷鑒荆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
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
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

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
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
于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攬
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
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
檻見火之流矣值嚴疑之節則棲同雲於扁闥見
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
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
宣室歇鞍堂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
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遠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樵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旣除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

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

下繇柳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
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
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
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
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
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
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

行變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
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
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
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
滴撤蓋下車干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非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
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
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
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

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
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爽蒼生以之而
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
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
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
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羣吏玩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
心怵怵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
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
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

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
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
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
政者

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

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穉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氣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與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

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隨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
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
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
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
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顧爲尋常
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
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
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
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
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

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
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
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
武定亂畧謀安宗社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
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
蠻想聞其風來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
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
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
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
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化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

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且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

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於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以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葺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慨然大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摘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

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

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傭人孺子

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

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

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銘類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

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定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
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
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
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
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
修德於身責報于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
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
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
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
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

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
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
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
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爲之銘
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
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
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
廬鬱鬱二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擊蛇笏銘

石介

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
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
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亦
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
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
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泚笏今爲公擊蛇
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
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
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恠蛇死妖氣散
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

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曲意順旨者公以此
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
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
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
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
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
人笏方爲公之良器

碑類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夫其書昔秦始

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
爲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
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
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
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
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
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
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
者滕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
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

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
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
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
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
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犇請矢而不疑公孫抱
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
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麇觸槐以取喪富辰
懃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
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

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
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
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
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
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
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裔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
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
老攝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
節敦學務稽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

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益輝臣
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察吏稽古訓典以謂志生
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化也
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
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
鼎輝爍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
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
子避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之節奮乎
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
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

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俶
黨奮威武兮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
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
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
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孔子廟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
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
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太

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忘
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
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
不海浸之所及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
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國家以肥
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
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
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
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
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

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泰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剡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

同覆篲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角鈞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大室西偏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于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于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案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後

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
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
嚮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
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
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
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
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
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
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
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

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
其四海天皇貴與天平合德富與地平侔貴窮變
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
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
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君親之典
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
太顛闕天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
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
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
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

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宮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有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寃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廡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

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廻地遊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且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後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

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駮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
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
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
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
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
都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搖在上
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
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輾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
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
扶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

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
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
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栢兮雲楣光照耀兮
奪目桂棟兮蘭橈氣氛氲兮襲人皎日登於約䟽
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
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環寶盡人神之壯麗
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宓
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
白霧興而布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
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峩堯仙女層臺

風烟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乙之
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曷
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
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汗行
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實陳
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
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
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矐矐
矐矐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
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率璣襲

羅縠而飄飄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
兮嘯侶徒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
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
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
孫忽降蹇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卽起投壺之電
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媚妙妓
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闕禮容斯備
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條而
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
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方仍開宛委

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上照
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
密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
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
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
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
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愍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
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

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
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
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繫墮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
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叙
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
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藜於厥躬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天人歟嗚呼當其周時未
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
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
志於斯乎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
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
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
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

辯是孰使其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
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
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曆唐
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
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
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
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

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
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
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
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
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
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
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
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

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
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
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
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
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
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
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

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
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
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
流籍泆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
主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元驅
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
下招遣巫陽犧牲鷄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
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
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
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
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
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

身安英卷
三四
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
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
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
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
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
南負其險阻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
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
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其去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
理其祖父墓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
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
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
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終久不

集古文苑卷八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其
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蒼水
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
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
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縶馬四十一年寅
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厚世有貴邑允文允武子孫

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
山之陽歸然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爲君非孝
無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墓誌類

司空章昭達墓誌

徐陵

周原膺膺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
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
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
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旣而黑山巨盜
憑陵上國白水疆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

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
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畧百樓忽起登雲霄
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
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
至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
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
其窠窟若夫鳴虵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後之嶺
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
武紛紜震山海于是咸俘僞師悉據高墉爰及
滄溟莫不懲又旣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一艦戈

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應
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太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
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棲
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於熊軾後乘
龍輻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饒同駟馬之曲長安傳
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柳子厚墓誌

韓愈

某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
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
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

里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
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
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
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
握手出肺肝相示摺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
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
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
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是以爲
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
窮齋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
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
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
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
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雜著類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

集賢文苑卷八
三十一
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
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
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
來斯無窮乎寧誅鋟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
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容俗富貴以媮
生乎寧靜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咿嚅
唶以事婦姑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
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
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
與騏驥抗軌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
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
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
真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于
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焚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乎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

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而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增則以爲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

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意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

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
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
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
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
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
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
人也然皆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今以吾
身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
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

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
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
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
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
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
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

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別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增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馴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有度

韓非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

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法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惡賞罰之人什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則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

信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法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勤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戚貴賤不相踰愚知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之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

主強諫之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之臣不謂仁離俗隱是而以非上之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之臣不謂知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

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沐沐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濶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醴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癘痿之機洞房清

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待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醮縱恣干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夫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有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

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鸚黃鴉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

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斲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

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

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螻蛄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搗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膏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飴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秦豹之胎小飴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猶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

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
黃池紆曲涵章白鷺孔鳥鷓鴣鷓鴣翠鬣紫
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寂寥
壽蓼茂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
上造天梧檟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
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
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
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裾垂鬢
目窵心與榆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

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
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
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
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
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
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惛驚鳥逐馬鳴鑣魚
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無創而死者固足克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
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

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牲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百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

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瀆瀆兮慌曠曠兮乘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淚乘流而下降兮或不

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
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
存心而自持於是藻槩胷中灑練五藏澹漱手足
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典濁分決狐疑發皇耳
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
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
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
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
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

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惟蓋之
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
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
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顛顛印印楛楛彊彊莘
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
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閭漠感突上
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
曲隨隈踰岸出追過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
津涯菱軫谷分廻翔青蔑術枚檀栢弭節伍子之

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
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屯屯
聲如雷鼓發怒座沓清升踰跼候波奮振合戰於
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
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
西畔險險戲戲崩壤陂池決勝乃罷節汨潺湲披
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巔倒偃側沈沈浹浹
蒲伏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
悽愴焉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
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
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
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
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齊俗訓

劉安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
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義遷矣禮義
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

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

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之姦有說文繁繡弱絳羅紈必有管屩跣躄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胡人見麇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

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
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
烙生乎熱升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
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
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
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
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徐於俗可隨也
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人不
以為民俗廣厦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
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

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
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
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後徯之所樂也人上
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
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
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
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
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
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
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

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
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蜩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
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
角鱗不馱薄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
所急則均其用一也

精神訓

劉安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
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
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

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
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斫珍恠奇異人之所
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
好也而堯布衣拵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
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
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
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
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蜒顏色不變
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

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
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
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肩
膈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
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
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
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
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性
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
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

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以
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
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
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
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
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
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
也義爲而不可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
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
授舜公子禮不以有國爲尊故去位子罕不以玉

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
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以與他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
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
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騰豹韜廢矣延陵
季氏不受吳國而受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
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
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
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扣

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
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藏詩書
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瓿之徒也

奕旨

班固

大冠言博旣終或進而勿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
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旣弘奕義不述勿之論
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
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
其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
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旣陳行

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已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拏相陵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報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感虛設預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報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塞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

單之奇要厄相刼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強弱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詳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生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中可喜感乎大

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勿喻其事

申鑒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
誅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
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
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
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
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費用力不妄加以周人
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
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
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

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恠民無淫風百姓上
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
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
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
情級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
息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以武備以戒

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軍旅
是謂兼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
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
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
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
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
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
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

讚學

王符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于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是以人之有學也猶

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于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濟乎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

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
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
德也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
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
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
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
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
者秀士也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
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
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聖之典經結

心于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
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托舟楫
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

過利

王符

不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鳴
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鄧通死無簪
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
違帝厚私勸是故無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嘗
不力顛也有勲德于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
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之詩

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莩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人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女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以無怨于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遜逃于山谷顏原公拆困饑于郊野守志于一廬之內而義溢于九州之外信立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賢難

王符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耳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其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郟宛之以亡夫國不乏于妬男也猶家不乏于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惟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睢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

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于楚龐涓自魏
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于韓李斯自秦作思致
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于君故
受禍耶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
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
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帝
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耶唯大聖爲能
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
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

夫子削迹叔向縲繼屈原放沉賈誼貶抑鍾離廢
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

貴忠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
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
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
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
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
偷天官而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

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
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
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
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
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
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
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
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
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諂譎於道前人以

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
與嬰兒于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
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致驕疾
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
有什死深牢銜刃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
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
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
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
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
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

王符

凶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
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
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
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
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
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

此豈時之無良諫由取之耶實夫志道者少與逐
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容
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
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
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
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
暴莽況太平之時而去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
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
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

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
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疆衣
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
致吳鄧良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

交際

王符

魏其之客流于武安長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
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
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志義
之士爲不然耳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專諸刺軻

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耳龐勛救鄒一
且見收亦立爲義報况累薄乎故鄒陽稱之曰桀
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
戾短急於目前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
不能賑一窮翟方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
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
之下相哉是故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
共帝位俗人有爭縣轍大賢辭祿萬鍾小夫貪于
升食

衰制

王符

無慢制而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
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
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
法而君不制者亡國也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
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
已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
主託坐於左而奸臣逆道執轡于右此齊騶馬
傳所以沈胡公于貝水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于
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于徐州李
免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夫

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
怒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
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
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
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
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

七徵

陸士衡

么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
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
之後聞策六人陳險憑穴崑而放言通微大夫

曰奇膳玉
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
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
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宰奇稔嘉禾之穗
含滋發馨素頰玉銳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
冰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
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
禘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瓊石敷
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
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陞仰陟穿

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
襲玉圖畫神仙延祐丞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
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止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
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
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墳箎協而和鳴於是才人
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
立激長歌於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
揮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
乃覩蛾眉之群麗容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
頓皓足於兮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

微大夫曰：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
歎。關雎以寤寐爲戚，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嬪
豔女，蒐葦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
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
頰之可食。若夫靈晷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音，
清明以宣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
矜被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
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
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
宇以攄眇，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

侵畧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予豈不願斯之雍谷，
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
唐，齊威靈乎宸極。藝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
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
而畢覲。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鷲。應天監之
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特盈之寶術，寤經
圖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
不欣康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
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
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於王孫。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強弱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抑以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爲

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矣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

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審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變
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
一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
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
以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
仁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
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
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
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出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

度而其說不果用今日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
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
必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
以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
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
凶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
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
一則執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
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
而不振弱

衰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

凡惠乘疆之威以行惠則惠尊

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
所以裁節天下疆弱之勢也然爾不知疆弱之
之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
吾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
八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
從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疆而益之
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
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
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

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
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
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
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
勿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疆弱以為之謀昔者周
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
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
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
其勢至疆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
伏弱之執

小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

獸遁各固

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

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疆國是謂以弱
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
已駸駸焉日趨於疆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
少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乎民是謂以疆政濟疆
力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
力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
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
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
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

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
之所恃以疆之勢也勢疆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
弱噫有可疆之勢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習於
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
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于威而
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于外焉何謂弱之實曰
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
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
負力幸

匹馬不

責不加重也羌胡疆盛凌壓

中國而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
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
心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
大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_以犯者也舉
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疆秦之勢而溺
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
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
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

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
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
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
不知其國之為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
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
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
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
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
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
焉有為

成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



P74以后缺

一號令

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

赦有罪不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
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
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
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
心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
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
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
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
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

書